

牵手同行共成长

◎张鸿昌

1980年7月1日,《红河日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复刊了。当时,我在蒙自县委办公室工作,刚复刊的《红河日报》我有幸在第一时间得以目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和《红河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自费订阅了《红河日报》,每期必读,并且读得认真仔细,读后装订成册收藏。

复刊的第一期《红河日报》上,载有报社编辑部的《复刊致读者》和《稿约》两篇文章。我反复读后并琢磨,按编辑部的要求鼓起勇气,大着胆子为《红河日报》写稿、投稿。1980年9月26日,我写的消息《蒙自725对夫妻领取独生子女证》在报纸上变成了铅字,虽是“豆腐块”,但我心里却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从那以后,我工作之余笔耕不

止、投稿不断。每逢稿子被采用,我都要与原稿作比较,我是怎么写的,编辑老师是怎么改的。慢慢地,我初步掌握了新闻写作的要领,采写的稿子质量有所提高,并注重把字写得认真规范。1981年,有31篇稿子在《红河日报》“露脸”;1982年,被《红河日报》采用的稿子增至37篇,其中,《蒙自造纸厂从市场和本厂实际出发,组织待业青年培育平菇菌》和《农村包干到户后如何搞好公益事,蒙自推行社员义务工制度》两篇稿子还分别上了《红河日报》头版头条,报社编辑部分别为两篇稿子配发了“评论”和“编后”。

1985年,在《红河日报》复刊5周年的时候,我以优秀通讯员的身份参加了报社召开的通讯员工作会议。会上,报社为参会通讯员颁发了《新闻写作学步》一书。此书对于初学新闻的我好似雪中送炭。

我反复学习和实践,对提高新闻写作能力受益匪浅。

1990年,时逢《红河日报》复刊10周年。报社编辑部又独具匠心,编辑出版了《寸心集——<红河日报>复刊十周年作品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红河日报》复刊10年来始终与红河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步履,是各条战线上的行家里手、专家学者的杰作。我反复读后深受教育和启迪,真可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本有些发黄的《寸心集》,我至今小心珍藏,爱不释手。

45年来,我与《红河日报》相依相伴、牵手同行,我的200余篇稿子被《红河日报》所采用,如今每每我翻阅这些被采用的稿子时,铅字的油墨依旧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心中的责任感、成就感和担当精神油然而生,让我感到十分的欣

慰和自豪。

45年来,我与《红河日报》牵手同行,“爬格子”学有所成,曾受多家单位相邀,为其通讯员和新闻写作爱好者讲授新闻写作知识。多年来,我参与或独立编纂出版了《蒙自县志》《蒙自年鉴》等一批地方志书和《蒙自县七百二十年》《蒙自县干部实用手册》等书籍。1998年8月,获云南省出版专业副编审评委会评定的出版专业副编审专业技术职称。

这一切,都与《红河日报》及其编辑老师的帮助指导息息相关,与那本《新闻写作学步》息息相关。《红河日报》是我名副其实的良师益友。如今,我已年过八旬,但我仍然是《红河日报》的忠实读者,我与《红河日报》的情缘难舍难分,我将和《红河日报》相依相伴,牵手同行共成长,直到永远。

我与“她”的35年亲情

◎赵树龙

1991年深秋,在弥漫着油墨香气的阅览室里,一张褶皱的报纸成为故事的起点。《红河日报》副刊上那印着“树龙”铅字的“豆腐块”文章,宛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泛起了层层涟漪,开启了我与党报长达35年的不解情缘。这段情缘,不仅见证了个人的成长与奋斗,还映射出红河地区在时代浪潮中的发展变迁。

自高中起,我便成了《红河日报》的忠实读者和通讯员,县里图书馆散发着樟脑香气的报刊架,是我与《红河日报》相约的地方。我看着报纸上面的文章“依葫芦画瓢”,利用课余、周末的时间,不断打磨自己的文字,从百字简讯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磨砺、成长。

2013年至2014年,我到外地进修学习,700多个日日夜夜,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无法阻隔我与家乡党报的紧密联系。每周,跨越千山万水的信封里,总会如期裹着带有红河烟雨气息的《红河日报》。这份报纸,对于我而言,是家乡的味道,是亲情的寄托。

家中母亲用糍糊将载有我文章的版面裁剪后细心裱成册页。糍糊与油墨混合的特殊气味,仿佛是时间的封印,将每一篇文章都化作了一个特殊的时间胶囊。在病榻上,母亲会轻轻翻看册页,每一页褶皱的新闻纸都传递着跨越时空的欢笑与泪水。这份被全家亲切地称为“家报”的《红河日报》,不仅忠实记录着滇南门户的时代心跳,还成为一个普通家庭悲欢离合的珍贵注脚,书写着温暖而动人的篇章。

那些珍藏在本箱里的《红河日报》剪本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在岁月的沉淀中娓娓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泛黄的折痕,宛如时光授予的勋章,见证着无数个日夜的付出与坚持;褪色的报眉,依然清晰地记录着曾经铅与火的温度,那是党报在不同时代砥砺前行印记。从手写油印的传统方式到如今全媒体矩阵的蓬勃发展,传播的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党报的根脉始终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坚守着为人民发声、为时代立传的初心与使命。

三十五载铅墨情,我与《红河日报》共同走过的岁月,是个人梦想与党报发展相互交织的历程,当年在稿纸上一笔一划誊写通讯的青涩青年,已然成长为一位视频制作的老新闻工作者,并在省级、国家级比赛中屡获殊荣,但这一切都源于《红河日报》与我35年的相亲相爱。



向阳花开

房春东 摄

引领我走向文学之路

◎听松

与《红河日报》结缘,那还是30年前的事了。那时的自己刚刚参加工作,在一个远离都市繁华的偏僻山区乡(镇)。在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也没有几个人拥有电视机的年代里,想要了解一点山外的信息实在是不容易,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看看报纸,或者也听听收音机,再或者就只能是看看星星、看看花开花落,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还好,单位订了《云南日报》《红河日报》等两三份报纸。虽然报纸送到我们手中时,新鲜资讯都早已成了旧闻,我们甚至调侃看到的都是“晚间新闻”。但至少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山外发生的事情,通过《红河日报》还可以了解一些身边发生的大事小情,可以让自己觉得依然紧跟着重事的变迁,没有被那个时代所遗忘。因此,我对于这份报纸的阅读会格外地认真、仔细。有时无聊,还会反复翻看几遍,甚至会阅读报纸上的文章来练习自己的普通话。

当然,最喜欢的还是《红河日报》的副刊版面,这或许缘于自己从小对于文学的那一点点兴趣。而且在那些作家饱含真情的文字里,可以让我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地被洗涤,并沉浸在那些温

暖的文字里,与作家们一起感受人间的悲欢离合、世事冷暖。后来,我也试着用文字来记录离家的苦楚、情感的纠葛以及青春的躁动。那些稚嫩的文字有一次被一个朋友偶然看到,在他的肯定及鼓励下,我也试着给报纸投稿。2009年11月4日,那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我的一篇小短文《秋意人生》被《红河日报》副刊版面采用。当文字变成铅字,我的那一点懵懂认知,得到了极大地鼓励和肯定。在这样的激励与触动下,我继续坚持创作,不断投稿。慢慢地,那些倾注了自己情感的文字越来越多地在副刊版面刊发,我甚至每天都会期待着《红河日报》送来。虽然我知道,副刊版面一周才有一期,但只要收到报纸,我都会迫不及待地搜寻自己的文字能否如愿被刊发。当然,假如未能如愿,我也不会气馁,会坚持向那些优秀的作家们学习。有时,自己的创作也会遇到瓶颈、困惑甚至迷茫,但翻阅那些变成了铅字的文章,内心又会心生无限的感慨,激发自己坚持写下去。

在这么多年的写作与投稿中,《红河日报》的编辑是我接触到的最负责任且大力扶持文学爱好者的编辑。2013年2月18日我写的一篇《想家,却不敢回家》的散文在《红河日报》刊

发,时任《红河日报》编辑的杨品老师,在后来的一次文学活动中还与我提及此文,询问当时创作的灵感以及素材的来源。他还说,这是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描写现实题材的文章之一,虽然内容与当期的主题不太契合,但他还是坚持刊发了那一篇作品。随后还鼓励我要坚持创作,坚持用心去写,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与引导下,我也一直坚持写作,走向了一条自己所热爱的文学道路,并将写作变成了坚持至今的一件事。我先后在《红河日报》刊发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61篇(首)。在《红河日报》的培养与鼓励下,现已有1129篇(首)散文、诗歌、小小说、小品剧本等文学作品在《中外文艺》《中国文学》《人民日报》(海外版)《散文选刊》等321个国内外报纸、杂志刊发。

后来,我又将自己的摄影作品向《红河日报》投稿,有39幅摄影作品被刊发。在得到编辑老师的肯定之后,我又向其他刊物进行投稿。目前已有494幅摄影作品在132个报纸、杂志刊发。

正是有了《红河日报》的鼓励和引领,才让我一直坚持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为自己的人生添加上了一抹最亮丽的色彩。

我与《红河日报》共成长

◎吴敏

我不记得具体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红河日报》,只记得青年时期,无论寒暑,我都风雨无阻地到个旧市图书馆看报纸。我从《红河日报》上了解红河州的政策信息,拓宽视野和认知,增加知识储备。《红河日报》就像一位知识渊博且有趣的师者,为我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后来我通过考试到个旧市委政研室工作,依旧每天阅读《红河日报》,尤其注重各地发展的经验做法,看到其他县(市)的同志在《红河日报》上发表信息,我格外羡慕。我也学着投稿,但未被采用。《红河日报》就像一位严厉的老师,让我认识到工作的差距及写作方面的不足。

2021年,我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驻村,我心怀梦想,决心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好的经验做法用到促进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上。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发挥群众创意,尽己所能、各展所长,组织了庆祝活动。虽然我们专业的舞台,没有专业的歌唱家及舞蹈家,但是搬迁群众自信、自强,展演了自编自唱的歌曲及彝族三弦舞,展示了民族刺绣等手工艺品。报社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为我们记录活动过程,我很感动,群众也很高兴。

2023年,我到个旧市宝华街道办事处工作,成为一名应急管理人员。我组建了由30人构成的街道应急救援摩托车队,与社区地震应急“第一响应人”一起参加综合性应急救援训练。在汛期,我们冒雨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山边及建筑挡墙的安全隐患,拉警戒线,转移受灾群众,发放紧急转移避险救助金,安抚群众情绪……这其中的一些思路 and 做法,就得益于《红河日报》相关文章启发。

我依然坚持阅读《红河日报》,不时投稿,也融会贯通,利用微信公众号向群众宣传防灾减灾及地震科普知识,让群众在刷手机时就能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红河日报》陪伴我走过从青年到中年,值此复刊45周年之际,我愿《红河日报》始终做好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始终与党同心、与人民同频、与时代同行。

电笔·钢笔



◎朱敏竹

我在《红河日报》办公大楼做了8年多的水电工,日日与扳手、电笔为伴,不想竟与《红河日报》结下了一段墨缘。

起初,我只是在工作空闲之余掏出钢笔,在A4纸上涂抹些风景,建水双龙桥的轮廓、蒙自南湖的波光,渐渐在笔下成型。这些画,本不过是消遣罢了,像墙里自顾自开的小花,无人问津。

那日,我正在专心地画画,《红河日报》白鹇版的编辑老师路过,无意偏头看见了我的画,他拿起来细看,忽然道:“老朱,你这桥画得可以。”我讷讷地应道:“业余爱好,画得不好。”他说可以向他投稿,我将信将疑地加了他的微信,把我的画一股脑全发给了他,并未当真。谁知没过几天,在2024年7月21日《红河日报》白鹇版上,我画的《建水双龙桥》当真印在版上——“建水双龙桥(钢笔画)朱敏竹画”,叫我怔了半天。平生第一回,我的名字不是出现在工单上,而是端端正正地依偎在画作下。我从未想过,自己的钢笔画还能在新闻纸上留下艺术的痕迹;更没想到,因为《红河日报》,我这个默默无闻的水电工,竟能以另一种方式被大家认识。

后来,2024年8月25日《蒙自南湖》、2024年9月1日《建水朱家花园》也陆续见报,我依然每日巡查水电路,空闲之余依旧画我的钢笔画。8年多来,我熟悉办公大楼里的每一根电线、每一处管道。然而,《红河日报》如同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悄然为我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它让我明白,无论身处任何岗位,热爱与坚持都能让平凡的生活绽放光彩。未来,我希望用钢笔记录更多红河的美景,让更多人看到这片土地的风情。

感谢《红河日报》以及编辑老师,不仅让我的画有了归宿,而且让我的人生多了一份温暖的记忆。在这里,我不只是水电工,还是一个用笔墨诉说红河风景的人。